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美】梅尔清 著 朱修春 译

清初扬州文化

Building Culture
in
Early Qing Yangzhou

B142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清初扬州文化

【美】梅尔清 著 朱修春 译

Building Culture
in
Early Qing Yangzhou



本书依据史料，以清初扬州地方文化为主题，从文人、文学和名胜之间的联系入手，叙述了明清鼎革之际江南士大夫群体的复杂经历，以及文人社会网络在遭受创伤之后的重建过程。围绕红桥、文选楼、平山堂和天宁寺等扬州名胜，书中细致入微地展示了王士禛、邓汉仪等代表性人物触景生情、借古喻今的文学创作活动，并对地方名胜的文化内涵和数量众多的文人作品展开了论述。

本书不仅兼跨地方史、文化史和社会史诸研究领域，而且其讨论的时间段在于“扬州十日”至康乾盛世之间，把握了学术界以往较少关注的特殊时期课题，因此是近年来海外学者讨论清初地方文化的一项富有创意的新成果。

责任编辑 吴仁杰

陆智昌

ISBN7-309-04261-1



9 787309 042610

9 787309 042610
K·137 定价：20.00元

清初扬州文化

【美】梅尔清 著

朱修春 译

Building Culture
in
Early Qing Yangzhou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初扬州文化/[美]梅尔清著;朱修春译.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12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书名原文: Building Culture in Early Qing Yangzhou

ISBN 7-309-04261-1

I. 清… II. ①梅…②朱… III. 文化史-扬州市-
清前期 IV. K295.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5771 号

(C) 2003 By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 All rights reserved.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清初扬州文化

[美]梅尔清 著 朱修春 译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86-21-65118853(发行部) 86-21-65109143(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吴仁杰

装帧设计 陆智昌

总编辑 高若海

出品人 贺圣遂

印刷 上海第二教育学院印刷厂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8.25 插页 2

字数 222 千

版次 2004 年 12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 000

书号 ISBN 7-309-04261-1/K · 137

定价 2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序

纂修清史是我国新世纪标志性的文化工程,它包括 3000 余万字的清史主体工程及文献、档案整理和编译工作。广大史学工作者正以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努力做好清史编纂工作,科学总结历史经验,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世界各国从分散发展到趋于一体,大抵从 15、16 世纪开始,直至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形成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和世界体系。清朝从 1644 年到 1912 年共延续了 268 年,这是世界历史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的转折时期。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王朝却依然以“天朝大国”自居,闭关自守,使封建社会的中国越来越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洋枪洋炮面前不堪一击;西方列强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在 18 世纪世界历史的大变局中,康乾盛世不过是中国封建社会“落日的辉煌”,而到 19 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清朝日益衰颓,已奏起了“落日的挽歌”。因此,研究清史,确定它的基本内容,以及确定研究它的基本理论、原则和方法时,不能脱离清王朝社会发展过程中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

在编纂清史时要有世界眼光,这已是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共识。不仅要把清史放到世界历史的范畴中去分析、研究和评价,既要着眼中国历史的发展,又要联系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而且还要放眼世

界,博采众长,搜集和积累世界各国人士关于清代中国的大量记载,汲取外国清史研究的有益成果,为我所用。正是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决定编辑出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以下简称“编译丛刊”)。

清朝建立之初,与世界各国曾保持着一定程度上的接触。后来中国的大门一度被关闭而后又被强行打开,这期间,外国的传教士、商人、外交官、军队、探险家、科学考察队蜂拥进入中国,东方古国的一切都使他们感到新奇。基于种种不同的目的,他们记录下在华的所见所闻。这些记录数量浩瀚,积存在世界各国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或私人手中,成为了解清代近三个世纪历史的珍贵资料。由于西方人士观察、思考和写作习惯与中国人不同,他们的记录比较具体、比较广泛、比较注重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方面,因而补充了中国史料记载的不足。“编译丛刊”将从中选取若干重要资料译介给国内的读者;对早年问世的具有开拓性、奠基性价值,但不为中国学术界所熟知的作品,我们也将同样给予关注;此外,对反映当代国外清史研究新的学术思潮、前沿问题、热点问题和重要成果的学术专著,“编译丛刊”也将及时地介绍给中国学术界。

从中国史学的历史与现实出发,有选择地介绍国外新史学的一些理论与方法是必要的,如西方历史学家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学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了”,主要是强调扩大历史学家的视野,拓宽历史研究的选题;又如提倡“自下而上看的历史学”,努力将社会精英的历史变成社会大众的历史,将千百年来隐藏在历史幕后的社会大众推上历史的前台。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研究整体化趋势的推动下,出现了一系列历史学分支学科,如社会史、人口史、民俗史、新经济史、新政治史、心理史、社会生态史、环境史、妇女史、城市史、家庭史等等,对于纂修清史有一定的借鉴作用,这些都将在“编译丛刊”的作品中有所体现。

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不同文明间不断交流和融合的历史。任何国家的文化都必须通过与异质文化的对话和交流获得营养,从而

不断发展壮大。纂修清史必须排除闭关自守的文化排外主义的干扰,破除中西对立的僵化思维方式,以开放的胸襟、兼容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对待国外清史研究的一切成果,因为它们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愿“编译丛刊”在新世纪中外交流的广阔背景下,作为一座文化的桥梁、友谊的桥梁,为纂修清史做出更多的贡献。

于 沛

2004年5月



梅尔清(Tobie Meyer-Fong), 1989年毕业于耶鲁大学, 获学士学位; 1998年获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现为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副教授。曾在南京大学历史系做高级进修生, 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做访问学者。近期在《哈佛亚洲研究》等刊物发表《包装我们这一代人: 清初的文选、朋友网络及政治融合》、《1600年至今的扬州遗址考察》等论文。目前正在研究关于太平天国运动后的历史记忆与纪念等项目和课题。

《清初扬州文化》这本富有创意的著作是学人研究晚期中国王朝的重要参考书。梅尔清将精英的赞助活动与文人精英的文学创作结合在一起, 两者相得益彰, 使得本书尤其富有价值与特色。置于时代背景探究和展示复杂的文化影响, 亦是她著作的精到之处。

——美国多伦多大学布鲁克·蒂莫西(Timothy Brook)教授的评论





中文版序言

朱修春博士与我联系,询问我是否愿意让这部著作翻译成中文并纳入清史“编译丛刊”,我感到很愉悦和荣幸。或许这比早先听到此书的英文版本被接受时更令我感到愉快。《清初扬州文化》一书研究文学特别是诗歌在清入关后的城市、城市景致、个人关系以及在景点中活动着的人们的声誉方面所起的作用。围绕这个核心,书中探讨了友谊与文人共同体、景点的意义及如何援引过去以有助于理解当前等一些问题。此书翻译成中文出版,使许多帮助过我理解扬州的朋友,包括教师、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学者和普通的人们能够读到这本书,正是他们和一个远离家乡旅居中国的美国研究生共享了他们对扬州及其历史的理解。因此,此书的翻译成为我在中国度过的愉快时光的一个见证,也使得那些参与过本书创作过程的人们能够了解我所做的工作。这里我要向承担此书翻译工作的朱修春博士及使这本书的翻译成为可能的“清史编译丛刊”所有同仁表示我的感谢。

然而,当我想起一个特别的人永远也不会再读到这本书时,我对此书翻译的欣喜之情又大为减少。在写作这本书时,一个亲人的离去一直萦绕我的心头。我先生的父亲方长城,1934年出生在中国,和他那一辈的每一位中国人一样,他幼年经历了战争。十多岁时,他的父亲把他独自一个人送到香港,在那里他设法应付经济问题,白天在工厂干活,夜晚在一所工学院学习。他自学了中国古汉语,每年新

年都会为家里的人写漂亮的对联。他喜欢绘画,也喜欢谈论他家族的历史。爸爸是一个非常有文化的人,尽管成年后他大多数时间是在纽约一家大酒店做专业调酒师。当他的儿子的具有犹太血统的女朋友问起他是否与桐城著名的方氏家族有关时,他懵住了。他当然与桐城著名的方氏家族有关,但是他在美国长大的孩子们对这一点意味着什么却一无所知。他从没有忘记他的中国根和他对中国文学的热爱。退休后他很真诚的一个愿望就是为中国乡村的孩子建学校,帮助孩子们接受他所感觉的不应被拒之门外的教育。他渴望晚年能静心读些书和练习书法。他对我就像亲生女儿一样,喜欢读我收集的中文书籍。我渴望能够和他分享我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希望他能够看到这本书的完成,我们认识的年月中的许多时间我都在为这本书工作。但没有实现退休后的愿望他就去世了,事实上,在我的书的英文版出版之前,他就离开了。作为爱他的女儿,我的书的中文版是纪念和献给他的。

梅尔清(Tobie Meyer-Fong)

2004年8月于华盛顿特区



英文版致谢

这本书,如同它的主旨所营造和呈现的,是一个被广泛支撑的社会网络的产物。它还承载了离家旅居在外的岁月记忆及那些和朋友们游历聚首的日子。这些谢意更像是一篇游记或石碑碑文,请允许我公开地向那些对本书作出贡献的人们表示我的感谢。

首先我要向两位良师致以感谢,他们的耐心、大度和睿智使我能够写成本书。他们使我明白:学问,如清代文献及现今研究生研讨会一样,是在共同参与和讨论交流中完成的。他们使我受益匪浅,让我明白教育学生是一种毕生的责任。Harold Kahn 在退休后,仍然对我的教育给予长期的担保,这种担保远远甚于任何一家汽车公司所能提供的保障。Lyman Van Slyke 慷慨地允许我在任何情况下,与他共享那些睿智思想。本书是献给他们的。

我要感谢 Jonathan Spence 教授,当我还是一名大学生时,是他引领我进入中国史领域;感谢 Albert Dien, James Ketelaar, Ellen Neskari 和 P. J. Ivanhoe,他们对于我在斯坦福的学业给予了无法衡量的帮助。我还要对于那些在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明德大学和中国台湾教我中文和日文的老师们表示深深的谢意,正是他们的指导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基础。他们教我阅读新的语言并学会用新的方法思考。大学奖学金项目、F. L. A. S. 项目、Mellon 基金及 Weter 基金对我在斯坦福的学习提供了经济上的慷慨资助。

Susan Naquin, Timothy Brook 和 Jerry Dennerline 阅读并推荐

了书稿, Timothy Brook 和 Jerry Dennerline 还是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的审稿人。Nixi Cura, Angus Lockyer, Steven Miles, Jordan Sand, Elizabeth Morrison, Brian Platt, Roger Meyer, Michael Chang 和 Robert DeCaroli 对于各章提出了具体的批评和意见。Philip Kafalas 从斯坦福到华盛顿, 一直与我共同探索中国古文, 耐心而风趣地回答了我的许多问题。特别的谢意要送给我的同学和朋友 Max K'o-wu Huang, 他与我一同度过了在斯坦福的日子, 并检查了多数的散文翻译。华盛顿的旅居者 Anna Shields 曾对一些诗歌的翻译提出了意见。Reiko Shinno 检查了日文名字和标题的翻译。因为有了这些细心的审阅人和评论者, 从而大大减少了本书原有的错误。对于本书仍存在的缺点, 本人愿承担一切责任。

Janet Theiss 是最好的批评家和朋友, 是一个历史学家所寻找的思想上的伙伴, 本书就反映了她对几乎每一页所给出的深刻而尖锐的意见。我要感谢 Dorothy Ko 和 Susan Mann 给予我的在清史领域的灵感。感谢 William T. Rowe 给予我的意见、鼓励和合作。在多次有建设性的交谈中, Jonathan Hay 慷慨地提出了一些极重要的建议。Qianshen Bai, Jonathan Chaves, Andrew Hsieh, Hajime Nakatani, Stephen Shutt, Lynn Struve, Ellen Widmer 和 Judith Zeitlin 曾给予我指导, 提出并回答了许多艰深的问题, 还向我提供了参考书。Antonia Finnane 乐意让我分享她那些关于扬州及其社会经济史方面的专业知识。Sheila Meyer 帮助我摄影和制图, David Hogge 帮助我完成了亚洲语言的计算机输入。

感谢美国国会的学术社会基金和蒋经国基金会提供的东京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的六个月的学习机会。我要感谢 Hamashita Takeshi 教授、Kishimoto Mio 教授和 Oki Yasushi 教授当我在东京学习时给予我的启发与帮助。他们的建议和洞察力至今仍对我的工作有益。感谢 Aoki Atsushi 教授、Shiroyama (Sazanami) Tomoko 教授和 Karasawa Yasuhiko 教授, 他们慷慨地允许我占用他们的时间, 并分享了他们在日本汉学领域的学识, 而这通常都伴随着“佳肴”

与“美器”。Ono Kazuko 教授和她的老师 Shimada Kenji 给我介绍了保存在京都的资料,其中多为藏在京都大学图书馆的《平山堂图志》印本。还有许多的感谢要给予 Tōyō bunka kenkyūjo 图书馆那些甚为耐心的工作人员以及 Tōyō bunko, Naikaku bunko, Kyoto 大学和东京首都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们。

同中国进行学者交流的委员会提供了一笔基金,资助我前往南京和扬州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研究工作。我要感谢南京大学历史系范金民教授、崔之清教授所给予的指导,还要感谢周同科教授,他不仅教我阅读诗词,还向我展示了文人、学者们在南京的诗意生活。南京大学的研究生史阳小姐和施义慧小姐,为我的研究提供了帮助,而 Mary Buck Young 则是一个极好的旅伴。南京大学的文学名誉教授卞孝萱,他是扬州本地人,他对扬州本土文化、历史及其渊源都作了富有学识的评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蒋寅是我在扬州极为偶然地遇见的,他向我介绍了张潮的著作,以及他自己写的关于王士禛和侯方域的著述。还有许多扬州的学者对此研究项目作出了贡献。我要特别感谢薛峰、朱江、朱宗周、宋敏莉和赵苇航,感谢他们所提出的建议,我能感受到他们对于扬州的历史那饱满的热情。真挚的谢意要致以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的何庆先和石梅,南京大学外国留学生及学者阅览室的倪友春和张林华,谢谢他们所给予我的意见、研究建议和友情。还要谢谢南京图书馆、扬州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北京故宫、北京图书馆北海分馆及台北故宫博物院书画部的工作人员们所作出的努力。

非常感谢 Mi Chu Wiens 博士及华盛顿国会图书馆亚洲阅览室的工作人员,能够按常规使用藏书和阅览室,已经是一种特权和愉悦的享受。我还深深受惠于史密森学会的 Sackler-Freer Gallery 图书馆,它不仅是一个舒心的港湾,还是一个重要的资料库。感谢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的 Janna Palliser, Judith Hibbard, Sumathi Raghavan, Sally Serafim 和 Caroline Casey,特别是 Muriel Bell,是他们的耐心与努力,促使这部手稿出版。谢谢我在斯坦福、乔治·梅森及约翰

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同事、同学、学生和朋友们,他们为我创造了一个社交与学术圈子,使我在加州和大都市特区愉悦地工作与娱乐着。

最后要感谢的是一直支持我的家庭,我的姐姐 Stephanie 和 Jessica Meyer,我的父母 Roger 和 Sheila Meyer,我先生的父母方长城和 Yueh-kam Fong 及我的先生 Ming-Yuen Meyer-Fong,感谢他们无私的爱与鼓励。

梅尔清 (Tobie Meyer-Fong)



目 录

中文版序言·····	梅尔清(1)
英文版致谢·····	梅尔清(3)
第一章 重建扬州·····	(1)
想象中的扬州·····	(1)
扬州的地理位置·····	(7)
“芜城”扬州·····	(13)
扬州的恢复(1645—1700)·····	(21)
第二章 红桥：人物与意义·····	(27)
景点和感想·····	(27)
城市及其地位·····	(29)
与红桥的关联·····	(35)
王士禛与红桥·····	(39)
红桥与众人物·····	(55)
红桥修楔·····	(65)
再探红桥·····	(77)
第三章 文选楼，纪念碑和杜撰的历史·····	(84)
文选楼溯源·····	(84)

2 清初扬州文化

“远古遗迹”之楼·····	(87)
作为诗文主题的文选楼·····	(93)
文选楼与旌忠寺·····	(100)
客居在文选楼遗产之中·····	(111)
聚会：编者和《文选》·····	(117)
遗忘：变换的丰碑·····	(127)
甄别与占用·····	(132)
第四章 再创造和娱乐——平山堂 ·····	(147)
平山堂择址·····	(147)
对废墟的沉思·····	(157)
新兴的路线·····	(160)
1674 年的修缮·····	(162)
汪懋麟：重建身份认同·····	(171)
皇帝的馈赠及临幸·····	(187)
第五章 天宁寺的制胜奇观 ·····	(190)
扬州的重新定位·····	(190)
天宁寺往昔·····	(194)
寺中的待漏馆·····	(197)
皇帝在“江南”·····	(200)
天宁寺与南巡(上)·····	(205)
景点与奇观·····	(209)
天宁寺与南巡(下)·····	(217)
尾声·····	(221)
征引文献 ·····	(224)
索引 ·····	(244)
中译者后记 ·····	朱修春(249)



第一章 重建扬州

想象中的扬州

今日的扬州是对 18 世纪辉煌时代的历史见证和历史追忆。传闻中的盐商巨富，豪华奢侈的亭台楼阁，往来观光的朝中显贵，穿梭游玩的皇帝嫔妃，不仅主导着人们对这座城市昔日的想象，而且激发着人们重建这座城市景点的热情和活力。《扬州画舫录》几乎通篇描写 18 世纪晚期的扬州，书中描写当时扬州城内众多的楼台、各种各样的寺庙、大大小小的酒肆茶所，描写当时生活在扬州城中的各色画家、艺人、风尘女子以及艺妓名流。书中对昔日扬州城极富魅力的描写至今仍吸引着游客，令文人雅士和学者为之着迷，为之倾倒。今天，游客莅临扬州，置身于这样的氛围：仿造 18 世纪样式的花园坐落在瘦西湖湖畔；依《扬州画舫录》描绘制作的壁画镶嵌在 18 世纪古怪的名画家纪念门厅的墙面；通往平山堂的“帝王”航线上往返着一艘艘阔绰华丽的游船；各式“乾隆御膳房”在招徕生意和服侍贵客；大画舫中打扮成乾隆皇帝模样的男子在一大群宫妃的陪伴下观看一年一度的龙船比赛。一切都宛如 18 世纪的扬州再现。

作为现在商业所热望的一个成功典范，昔日鼎盛的清王朝已经成功地度过了开国时岌岌可危的局面。由于相对较为逊色和正负面过于矛盾的缘故，17 世纪的遗产在很大程度上被人们所忘却。政治